

难忘东岛行

■嵇绍莹

里再一次真切体会到什么叫苦，什么叫累，什么是“当兵的人”。等我返回到驾驶室，舵手对我说：“远方浪尖上漂着的像乒乓球样大的黑点，一跳一跳的，那就是东岛了。”

经过2个多小时航行，我们靠近了东岛码头。码头上，有几棵椰子树高高挺立。沙滩上，贝壳镶嵌的标语“爱国奉献，守岛建岛”格外醒目。官兵们早就排成整齐的队伍，不停地挥帽招手，欢迎补给船的来到。队伍最前面，停着一辆手扶拖拉机，据说是地方海事部门施工结束留给守岛部队的，战士们称之为“东岛一号”。船艇靠岸后，艇上艇下的官兵就像久别的兄弟，亲切握手，热情拥抱，聊个不停。忽然，有人将一个绿色帆布邮包甩上码头。东岛官兵“呼啦”一下围拢过来。不一会儿，几乎每个人都拿到了自己的邮包，有的边走边拆看手中的信件。那个时候，手机信号还没有进西沙，守岛官兵两三个月才能收到一次家信，难怪大家这样迫不及待。卸载开始了，东岛码头顿时繁忙起来。有的背煤炭，有的抬柴油，有的扛粮食，有的抱蔬菜副食品……“东岛一号”欢快地来回奔跑，战士们人人脸上都挂着笑容，像过年一样高兴。

部队卸载的时候，我们抓紧时间到岛上转一转。东岛长2000多米，宽1000多米，岛上覆盖着一片丛林，植被茂密。走进去，感觉同内地的森林完全不同。那些名叫羊角树、银毛树、草海桐的，其实都是灌木。它们枝条纵横，互相缠绕，编织成网，光溜溜地依附在麻枫桐之类的大树上，叶子都高高地长在顶端。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丛林，一束一束的，形成“追光”，让人有一种置身舞台的感觉。忽然，十几头野牛从丛林中钻出来，无精打采，慢悠悠的，看上去有点滑稽。因为长期近亲繁殖的缘故，它们失去了牛的魁梧硕大的体态（据说现在地方政府采取措施，野牛种群发育有很大改善）。树丛稀疏的地方，头顶上一群群鹭鸟腾空飞舞，婉转鸣唱，它们红的脚、白的毛，像是盛开的朵朵鲜花。大家都说，东岛正因为有了这片丛林，才成为南海上一颗耀眼的绿宝石。

中午时分，部队卸载完毕。按照西沙部队的传统，上岛补给人员不能在补给单位吃饭，因为一米一菜运上小岛太不容易了。船艇给我们每人泡了一包方便面，饭后上岛补给的人员随即按照

职责分工到守岛部队营区忙活起来。有的上房补瓦堵漏，有的揭锅修灶，有的修理桌椅板凳，有的修理被台风刮坏的电视接收设备，有的给战士们送去代购的日常生活用品……利用这个机会，我找了几位官兵谈心拉呱儿，了解情况。他们告诉我，东岛远离领导机关，守备部队必须独立完成任务；地处热带海洋，高温高湿高盐，从内地带上岛的狗狗两三年后都站不起来了，防治关节炎难度大；远离大陆，生活保障困难多，官兵平时主要的副食品是罐头；岛子很小，白天看大海，晚上看星星，太寂寞了……困难再多，也难不住东岛官兵。东岛某守备队有一个坚强的领导集体。时任队长不到30岁，军校毕业后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指导员30多岁，早该轮换回岛，可他坚持在东岛工作了两个任期。队长指导员团结一心，既当指挥员，又是战士们的好兄长。他们把大家紧紧团结在党支部周围，带领全岛官兵按纲建队，以训促建，抓思想，强素质，正作风，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官兵之间团结友爱，情同手足。干部探亲外出回岛，大包小裹给战士们带回好吃的；有谁生病，战友们千方百计求医找药；有人家中变故，战友们齐心协力提供帮助；新兵上岛，老兵们嘘寒问暖，手把手帮带。同志们都说：“我们的官兵关系就像南海的水一样纯净。”

他们艰苦奋斗，努力用自己的双手改善生活。许多官兵从大陆回来想办法背点土壤上岛，在营房屋檐下建成“花坛式”菜园，利用雨水栽种“瓢儿菜”、空心菜。有的官兵制作海产标本，美化环境。我问官兵们：“在东岛觉不觉得苦，想不想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守卫祖国的海疆是我们应尽职责和神圣使命”“因为艰苦，我们才光荣，因为神圣，我们才自豪”“苦了我一个，幸福千万家！”东岛见闻和官兵的铿锵话语让我敬佩，我更加坚信，勇敢是勇敢者的信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真正是，永远是我们这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制胜之道，是当代中国军人的鲜明标识。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无论在长城内外，还是在天涯海角，都闪耀着胜利的光芒。

天色渐暗，东岛进入了“夜间模式”。部队在室外点起了马灯。“我爱这蓝色的海洋，祖国的海疆美丽宽广……”东岛官兵的歌声拉开了晚间活动的序幕。部队王副政委给大家宣讲国家改



穿云破浪(中国画) 陈琳作

陈琳作



长征

第5522期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当弯弯曲曲的河流一夜之间变宽，漫过山脚下被雪压得喘不过气的枯草时，这片沉睡的阿里高原，终于在努力挣扎了一整个春天后，浩浩荡荡地迎来了属于她的夏天。

清晨，嘶吼了无数个夜的风停了。机动的车队喘着粗气盘旋在达坂上，透过驾驶室车窗望去，山脚下不知何时被扯破的花帐篷里钻出一个牧民，挥舞起手里的马鞭，扯开嗓子把太阳从山的背后吆喝出来。

成群结队的牛羊伸直了脖子，悠闲地摇晃着铃铛，慢慢悠悠，“叮叮当当”。不一会儿工夫，一道红霞便毫不吝啬地洒落在远处的雪山山顶上。雪山在这个季节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威风，仅剩晶莹剔透的峰顶努力地迎接着清晨的第一缕红晕，在云层里时隐时现。

看啊，看那半山腰上原本睡着的积雪，仿佛早就听到了牧民的呼唤，迫不及待地形成大大小小的水流顺势而下，交织缠绕，争先恐后地把山的经脉一点点冲刷出来，冲刷成一张精巧的巨网，覆盖着大地，连接着蓝天。

没有了风的催促，万物在这个季节都大胆了起来，忙着决斗的藏羚羊终于闻到了青草的味道。总是能在训练场上不经意间看到它们疲惫地摇动着尾巴，在浑身是伤的领头羊带领下陆陆续续走向日渐宽阔的河流。

河流像一位远古的使者，有的惊涛拍岸般从山间的峡谷里奔涌而下，有的如长龙在湿地里舞动，唤醒了牧民，也唤醒了羊群，在高原上勾勒出一幕幕梦幻般的景象。但凡能够让根系触摸到河流的地方，各种不知名的草就在那里发了疯似的生长。就连发白的盐碱地也舍不得放弃这短暂而又难得的机会，孕育出了稀稀拉拉的几株青草。甚至是不知何时被风刮到河滩上的枯杨柳枝子，也从沙土里顶出了几缕嫩芽。

河流一路向下绕过村庄，村庄依偎在河流的两旁，河水到哪牧民就把羊群赶到哪。羊群在河流的滋润下越走越慢。河流沿岸的草滩愈发茂盛，簇拥着身着红色藏袍的藏族姑娘，哼着一曲悠扬的歌曲。被阳光照透的双手抡圆了槌槌，“叮叮咣咣”捶打着铺在青石板上的衣裳。

提起阿里高原的夏天，我的脑海里最先想到的是战士们口中“早穿棉袄午穿纱”的昼夜温差以及划过深夜哨位上空的流星。在这样的温差条件下军训，战士们早操时还穿在身上的棉衣，仅仅只需要一顿早饭的功夫就换成了秋衣。哨兵不得不在正午时刻戴上防护墨镜，才能抵抗刺眼的阳光。帐篷里的柴火炉也随着太阳的东升西落而日复一日地熄灭、点燃，在一个又一个深夜

阿里高原的夏天

李江

伴着战士们们的鼾声。在没有风、没有雪，只有漫天繁星的黑夜里站哨时，战士们都喜欢把乡愁寄托在划破夜空的每一颗流星上。驻训场漆黑一片，流星飞逝，年轻的哨兵看着家乡的方向纹丝不动。哨位上犯困的马灯摇摇晃晃，把哨兵的影子拉向家的方向。

我和战友们都格外喜欢阿里高原的夏天。阿里高原的夏天很短，河流很响，帐篷里的炉火“劈里啪啦”钻进战士们的梦，把锁在枕头里的思念托得很长，很长……



扫一扫,听“长征副刊”往期美文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岁月悠悠，我去过很多地方。有的地方或许经常去也留不下什么深刻印象，有的地方去了一次就终生难忘。1994年4月23日的东岛之行，至今想起来还历历在目。

当时，我参加机关工作组在西沙部队蹲点。听说部队要派船艇去东岛补给，我觉得机会难得，决定随船艇一同前往。那天，静谧的永兴岛醒得特别早。太阳还在海平面下边躲着的时候，码头上就热闹起来了。船艇官兵上下忙碌，做起航准备。机关各部门抓紧往艇上装载补给物资。上岛的人，更是大包小裹，肩背手提，匆匆登艇。当阳光洒满海岛，我们的船艇拉响一声长笛，迎着朝阳驶离了码头。

停泊在码头的船艇显得很“伟岸”，驶离码头不久，它就像一片树叶漂浮在波涛之中，我们在舱内被颠簸得“翻江倒海”坐不住了。小伙子们赶紧把我这个年长的老兵请到他们的驾驶室，站在舵手旁边。他们说，那里是全艇最稳的位置。放眼望去，浩瀚的南海就在面前。阳光下，本来湛蓝的海水变得漆黑如墨。战士们说，这是因为这里的海水太深。海面上风不大却并不平静，波幅巨大的涌浪，像一座接着一座的小山向我们压来。我们的船艇迎着涌浪劈波前行，船艇周围浪花四溅。上下翻飞的海鸥似乎寂寞已久，看到来客“嘎嘎”地叫成一片。这个时候，艇上的小伙子热情地告诉我，东岛是西沙群岛中的第二大岛，在永兴岛东南方向，我们因涌浪的关系要按“之”字形路线曲折前往；岛上南海鳐鸟的栖息地，又称“鸟岛”；岛上有一片热带雨林，里面有一群明清年间先人带上去的野牛。

说话间，烈日下艇内温度逐渐升高，我们的军衣都湿透了。我请身旁战士领着我到舱内看看，船艇甲板被烈日烤得滚烫，每走一步，脚下的胶鞋都发出“刺啦啦”的响声。下到船艇底层，机器声轰鸣震耳，只见岗位上的战士穿着裤衩儿，汗流浹背，油污给他们涂上了迷彩。他们忽闪着双双稚气的的大眼睛，露出一排排雪白的牙齿同我们打招呼……此情此景，让我这个陆军老兵很受震撼，心情久久难以平静。我在这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青春的颜色

■谢克强

在西服、夹克、衬衣之间最显眼的是一套旧军装
每每打开衣橱换衣时
它总是以深情的目光深情注视着我
莫看它默默无语但帽徽上的星火闪烁而领章随风漾起的红波直追窗外的霞光远逝让我面对新的开始
多年来 或是西装革履或是风衣翩翩为何对这套旧军装我依依不舍
不只因它经得起岁月的洗礼更因它青春的颜色依然青春它的质朴、简洁与庄重足以面对尘世
是的 一套旧军装其实收藏着一段青春岁月这不 当我不经意间穿过一重时光一团团色彩便找回当年感受过的纯粹

通信兵演练

■刘林青

一根根天线快速生长、长高直插云霄，一个个指令传到千里外的战位
官兵的血性胆气在这一刻喷薄而出，像酝酿已久的火山承载使命的车辆呼啸着奔赴集结地域
海天之间电波闪闪如捷报，“嘀嘀嗒嗒”传来

观鸟记

■徐向林

天空蔚蓝，海面如镜。“扑棱棱”——鸟儿挥动着翅膀，轻盈的身子腾空而起。它们在空中归类集结，队形或齐整或散落，或拉长或缩短，或高飞或低旋。数十万只鸟儿卷起了滚滚“鸟浪”，遮天蔽日，越过滩涂湿地，越过阻海长堤，奔向它们的“大食堂”。

海堤的东侧，海潮刚刚退去。广阔无垠的潮下带湿地上，仍有残潮在轻拂的海风中荡漾。滩面上映出了云彩，增加了层次与色彩，仿佛一面安放在大地上的“天空之镜”，让天空尽情地梳妆打扮。潮湿的滩面上，身形酷似蜈蚣的沙蚕在海滩上奋力地蠕动，指甲盖大的蜉蝣匆匆忙忙地赶路，弹涂鱼瞪着双眼弹跳嬉闹，透明的脊尾虾弓着身子想找新的藏身之所，斑斓的文蛤晃动着短短的须足想那个窝，泥螺顶开壳盖张着嘴巴大口呼吸……它们不知道，随着“鸟浪”的袭来，它们将成为鸟类们的腹中美食。

这场猎食，看起来很残酷，可这就是大自然的生存法则。当鸟类清光了海滩上的食物后，新的海潮又如约而至。海潮给海滩带来了新的海洋生物补足，一切如旧，不留痕迹。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于此而言，海潮、海滩、生物、鸟类，构成了生生不息、充满生机的生物多样性。渺渺云烟，荡荡海潮。一览无余的阳光给浩瀚的海波镀上了一层碎金，沉醉于蓝天白云下的大海在奔腾，在欢呼。海风轻飏，我站在江苏省盐城市东台条子泥狭长的海堤上放眼东望，浩瀚无际的潮间带尽情铺展，伸向天边，不断刺激着我的视觉，调动着我的想象力。

条子泥，是盐城近海区域呈南北走向的巨型沙洲，南北长30余公里，东西最宽处达10多公里，窄处仅几百米，从空中俯瞰，因滩汉似条形，故称条子泥。

条子泥是候鸟用翅膀选出来的栖息地，这里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泥质潮间带湿地，同时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辐射沙脊群。因上溯河水和海洋输送的大量营养物质汇聚于此，再加上地处中国大陆地理南北分界线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吸引了大量的候鸟在此栖息、觅食、换羽、越冬、繁殖，使得此处成为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飞路线的中枢枢纽型“机场”。每年约有近30万只候鸟在此越冬，300多万只候鸟在此过境停歇。

我走上条子泥海堤时，正是阳光灿烂的下午。潮水刚刚落去，站在条子泥湿地的海堤上，眼前是广阔的泥滩。近处，芦苇倒映在海水残滩的水面上。远处，一群一群的鸟儿在嬉戏玩闹。它们时而展翅而舞，时而站立而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景在眼前铺展开来。

条子泥的潮水水位是江苏沿海最高的，潮涨潮落的平均落差为4米，最高达到6米。每当海潮奔涌而来的时候，在海滩上饱餐一顿的鸟儿们，又在潮水来临之前集结飞翔，快速地越过海堤，栖落到海堤西侧的“720高地”避潮。这是国内第一块滨海固定高潮位候鸟栖息地，因面积达720亩，故简称“720高地”。“720高地”内，经人工微地形改造、湿地修复、环境整治和封闭管理，成为鸟类极为理想的栖息地。

自从有了“720高地”，飞临条子泥栖息的候鸟越来越多。其中有黑白腹的秋沙鸭，黑面白身的黑脸琵鹭，以及东方白鹳、小青脚鹳、黑嘴鸥、卷羽鹁鹑等候鸟。而“自带饭勺”、一脸憨态的勺嘴鹬，来到条子泥栖息的数目已占到了全球数量的近60%。此外，不远万里飞行而来的火烈鸟，更是给滩涂湿地燃起了火一样的激情……

在条子泥，我遇见了“鸟导”章麟。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观鸟的专业性很强，如果没有专业人士加以指引，大多数人只能看看热闹。”章麟的这番话，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

章麟认识的鸟类多达上千种，他给人当“鸟导”，不仅能如数家珍地告诉你，你看到的是什么鸟，来自哪里，飞向何处，全球数量有多少，鸟有什么习性等等，还能根据观鸟者的需要来选择观鸟地。这么说吧，只要你想要观的鸟，他都可以带你去看。

“来了，快看，鸟群来了。”章麟从包里掏出一只望远镜给我。

我接过望远镜，镜头里清晰地出现一大群黑白身的海鸥。它们展翅滑翔，张嘴欢叫，伴着浪花飞舞而来。章麟边看边对我讲解：“你看，那全身羽毛灰褐色，个头比麻雀大些的长嘴鸟，叫灰斑鸻；羽翼腹白背黑、胸部有着黑环环的，叫倒钩；那只长着弧形大长喙的大鸟，叫大杓鹬；快看，体量比大杓鹬还大些的，叫白腰杓鹬；头背腹部均黑色、下体大部白色的，叫黑腹滨鹬……”

“啊，看到它们了。”章麟欢呼起来。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我用望远镜扫去，只见在远离鸟群的海滩上，两只比麻雀大些的水鸟在海滩上徜徉。它们走路的方式很特别，将嘴伸在光滑的泥水中被沙前行，或左右扫动，或转弯绕行。当它们抬起头时，立马马靠头、嘴靠嘴，像是在交换觅食的情况，又像在传递劳累与否的问候与关爱。

“这就是‘自带饭勺’的勺嘴鹬！”我真不敢相信，我很随意地走上滩涂，就能一饱眼福，看到全球仅存600多只的濒危物种勺嘴鹬。我正在兴奋之中，这时，透过望远镜，我清晰地看到一只小虾惊跳出水面，一只勺嘴鹬敏捷地上前将小虾摄进勺嘴，转过身来与后面的同伴分享。

“我觉得自己更像一个鸟类学家。”放下望远镜，章麟和我并排坐在条子泥悠长的海堤上。章麟告诉我，他喜欢做鸟类研究，并且乐在其中。这几年，他先后带了来自30多个国家的观鸟爱好者到条子泥观鸟。“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推进，我与国外友人谈论生态保护问题时的自信和底气都更强了。”章麟的话，我深以为然。